



冒死记录

5

DEADLY RECORD

张海帆 著

一切都那么真实，一切都那么匪夷所思……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冒死记录

5

DEADLY RECORD

张海帆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冒死记录 . 5 / 张海帆著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5

ISBN 978-7-5594-1855-5

I . ①冒… II . ①张…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0562 号

书 名 冒死记录 . 5

作 者 张海帆

出 品 人 柯利明 吴 铭

策 划 高瑞贤

校 对 雕龙文化

责任 编辑 牟盛洁 李 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978-7-5594-18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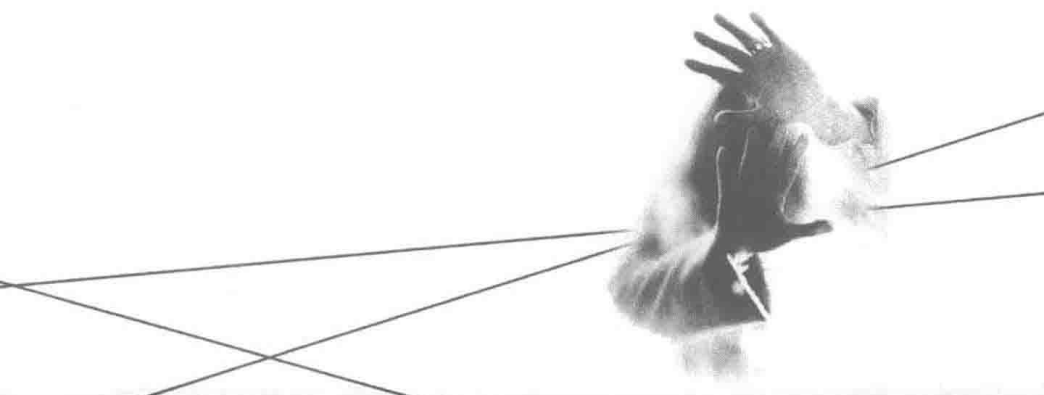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5 启 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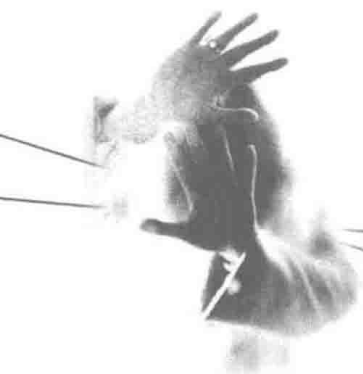
始原体代表唯心，物质世界代表唯物，它们是最大的竞争者，彼此都希望对方完全毁灭，如果追溯到宇宙的起源，也是这两股力量的斗争，才让宇宙诞生了。神山刚好是在它们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着。



目录

CONT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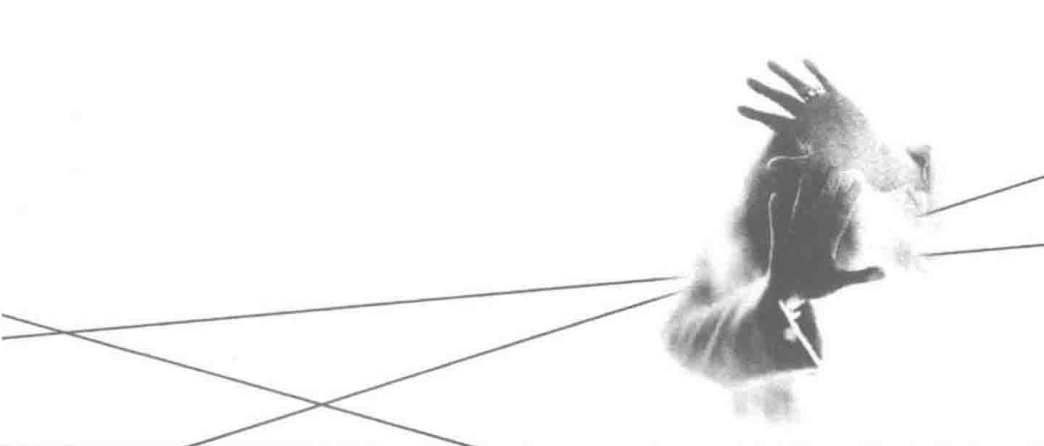
- 一 如此轻描淡写 / 001
- 二 锲而不舍的恶念 / 009
- 三 一潭深水 / 018
- 四 内部会议 / 026
- 五 命运总是玩弄人 / 032
- 六 坚定的忠诚者 / 038
- 七 两个人的对话 / 045
- 八 无法理解 / 052
- 九 校园的地下 / 059
- 十 林凤山主脑 / 066
- 十一 熟悉但陌生的校园 / 075
- 十二 再见琴园书吧 / 082



目录

CONTENT

- | | |
|-----|----------------|
| 十三 | 美丽的反面 / 089 |
| 十四 | 倒霉蛋想自救 / 096 |
| 十五 | 毫无踪迹 / 105 |
| 十六 | 大闹毕业宴会 / 113 |
| 十七 | 蓝色的斑 / 120 |
| 十八 | 连续不断 / 128 |
| 十九 | 因为自己所以困惑 / 135 |
| 二十 | 想走并不容易 / 142 |
| 二十一 | 看不见的空袭 / 149 |
| 二十二 | 两个苗苗 / 154 |
| 二十三 | 谢文之死 / 160 |
| 二十四 | 毁灭前的歌声 / 166 |
| 二十五 | 无法区分的真假 / 172 |



目录

CONTENT

- | | |
|-----|----------------|
| 二十六 | 父子之间的对话 / 178 |
| 二十七 | 自我残杀 / 187 |
| 二十八 | 从有到无 / 195 |
| 二十九 | 第二次对话 / 201 |
| 三十 | 失落的大地 / 209 |
| 三十一 | 神山之内 / 214 |
| 三十二 | 真的赵雅君 / 221 |
| 三十三 | 成为神的代价 / 227 |
| 三十四 | 始原体 / 233 |
| 三十五 | 另一种身份的回归 / 240 |
| 三十六 | 第二通道毁灭 / 247 |
| 三十七 | 白色的力量 / 253 |
| 三十八 | 开始和结局 / 257 |



我吓得生生退了一步，都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只是睁大眼睛，用手指着周宇，说：“你、你、你……”

周宇皱了皱眉头，说：“张清风，不带这样吓唬人的啊。”

我转头看了看谢文，谢文面无表情地坐了下来，并不搭理我。

难道我是做了一场噩梦吗？这个面前的周宇，无论从任何角度上来判断，都是周宇本人。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周宇吃了的，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周宇还活蹦乱跳的？

我很想落荒而逃，但是无论如何也迈不出脚，就这样，一会儿看看周宇，一会儿看看谢文，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周宇哼了声：“我说张清风，你真的吃错药了？”

我颤抖着说：“周宇？啊？周宇？”

周宇不耐烦地说：“是、是，我是周宇！我不会长了三只眼睛了吧。”说完把自己的脸摸了几把。

谢文嚷了一声：“张清风，你别发神经啊。”

我连忙“哦”了一声，这个时候，谢文的话有绝对的权威性。

我小心地边看周宇边坐下来，说：“周宇，你不是今天下午和我出去了吗？”

周宇正在啃一包方便面，他似乎也是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说：“谁下午和你出去了？我下午一直在寝室看武侠小说。”

我看周宇的表情，没有任何伪装的样子，难道我今天一整天都出现幻觉了吗？或者这个周宇并不是真的，只是和周宇一模一样？我偷偷看周宇的样子，连他皱眉头的方式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看来我真的是出现幻觉了，但是如果是幻觉，这幻觉也太真实了吧。

正想着，隔壁寝室的老三推门进来，把我吓了一跳。隔壁老三也没太注意我，冲到周宇面前嚷道：“看完了没有？”

周宇嬉皮笑脸地说：“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半小时，半小时。”

隔壁老三说：“刚才就说半小时。”

周宇耍赖皮地说：“求你，还有几十页，您老先玩点别的，我保证半小时之内把书双手奉上！”

隔壁老三说：“好吧，说好了啊，到时候我可不管啊。”

周宇说：“行，行，您老放心。”

隔壁老三嘟嘟囔囔地走了，还不忘看我一眼，似乎想对我说我怎么看着奇怪得很，最后什么也没有说，拉门出去了。

周宇骂道：“看到了吧，我一天都在寝室看小说。”说完就继

续啃着方便面，聚精会神地看起桌面上摆着的小说。

我嘘地喘了口长气，看了谢文一眼，谢文也正翻出一本书，头也不抬地看。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相信我今天一天都是幻觉，而不愿意相信我把周宇吃了以后他还活生生地待在寝室里。

不过再怎么也要给自己一个解释，我决心要找谢文谈一次。

陈正文过了一会儿也闷声不响地回来了，他仍然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回来也只是和我们打了个招呼，一会儿就出去了。

周宇按时看完了书，拍了拍屁股去隔壁寝室了，半天都没有回来。

谢文哼了哼，把书收起来，拿着自己的包就要出去，我赶忙和谢文打招呼，说：“去哪？”

谢文说：“跟着来吧。”

我如同得到大赦一样，赶忙把自己的包也一夹，跟着谢文就出了寝室。

谢文和没事人一样，在学校里晃来晃去，我跟着谢文，也不敢随便和他说话，现在的谢文在我的眼中，简直就是一个介于魔鬼和神仙之间的人，总觉得要是把谢文弄生气了，谢文一招手，就会冲出一批人把我吃掉。

谢文一直走到学校后门才停下，来回看了几眼，就往后门的琴园书吧里走。我像个跟屁虫一样，紧紧地跟着，直到谢文走上琴园书吧的二楼，一屁股坐下来，我才忙不迭地坐在谢文的对面。

谢文说：“哦，你要跟我说什么？要憋死了？”

我赶忙说：“谢文，唉，谢文，我们今天下午是去了平阳那边的郊区吧，我记得我差点被周宇吃了。”

谢文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做梦了吧。”

我说：“不是，不是做梦，谢文，是你救了我，又让我吃了周宇。”

谢文说：“周宇又不是面包，吃什么吃？”

我刚要说话，琴园书吧里那个小服务员过来了，说：“喝点什么？”

我连忙把钱包掏出来，很大方地点单：“两大杯冰柠檬茶。”

谢文笑了笑：“突然变大方了啊。”

小服务员收了钱，转身出去了，我看整个二楼都没有什么人，胆子大了些，说：“谢文，你知道的，我吃了周宇，是吃了。在平阳的一个小山沟里面，怎么，你不记得了？”

谢文说：“哦？周宇不是在寝室好好的吗？”

我着急地说：“不是、不是。我绝对没有记错，你看你看，我这个胳膊、腿，都是新长出来。”说着就把胳膊往谢文眼前凑。

谢文轻描淡写地说：“张清风，你是不是精神分裂了？”

我急得抓耳挠腮，谢文越是这样轻描淡写的，我觉得越是心里堵得厉害。我几乎要喊了起来，说：“我没有发疯，我记得的，你让我吃了周宇，我就吃了。”

话音刚落，那个小服务员端着两大杯柠檬茶就过来了，打量了我一眼，估计也没有听清楚我说了什么，把柠檬茶放下就走了。

谢文看小服务员走了，把柠檬茶端起来吸了一口，突然笑了，说：“好吃吗？”

我想都不想就说：“好吃！”一说出口就知道自己失态了，连忙转口说：“你记得！”

谢文打量了我一眼，说：“记得。”

我松了口气，说：“急死我了。我还真的以为我有幻觉呢。”

谢文说：“你敢告诉别人你吃了周宇的事情吗？”

我说：“不敢，不敢。”

谢文笑了。他刚才那样子，我还以为我真的有精神分裂呢，这下可好，我是绝对不敢和第三个人说了。

谢文说：“那什么C大队、B大队他们呢？”

我心中如同大棒猛击了一下似的，难道谢文都知道我和刘队长、土大夫的事情？他既然能说出来，就一定是知道的。

我怎么敢和刘队长说起这个事情！我吃了人，周宇的残骸还沉甸甸地在我的肚子里，这种已经超出了想象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们知道的。

于是我很坚决地说：“打死也不说。”

谢文说：“嗯，相信你。”拿起柠檬茶又喝了一口。

我问道：“周宇怎么还在寝室里呢？”

谢文边喝边说：“傀儡人。”

我说：“傀儡人？假的吗？”

谢文说：“也不是完全的假的，至少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真的，只是现在这个周宇没有自我意识，叫周一宇也行。”

我说：“没有自我意识？周一宇？”

谢文说：“哦，通俗点说，就是没有灵魂吧，就是机器人吧，所有的记忆情感习惯等都是复制过的，只是不该有的东西全删了。

叫他周一字也不太合适，嗯，对，傀儡人一般不能带数字的，他那是作废的意识。”说到后面，谢文像是自言自语起来。

我说：“机器人？天啊。那现在这个周宇从哪里造出来的啊？！”

谢文说：“不是那种机器人，现在的周宇也是有血有肉的，只是他现在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看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周宇。但是他不会考虑自己是谁。咳，我最怕解释这种啰唆事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我们学校多的是这样的傀儡人。”

我说：“哦，好的，好的。只是，我和周宇到底是什么啊？谢文你又是什人啊？”

谢文说：“不是说了吗？我是你们的管理员，周宇是试验品，你比周宇高级，周宇要吃了你，我肯定不能让他得逞。”

我小心翼翼地说：“那你是深井吗？”说出这个话来，是因为士大夫和刘队长与我谈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神秘的组织，我再也不想不到别的名词来替代谢文的身份。

谢文“哦”了一声，说：“没想到你还知道得挺多嘛。是啊，我就是！不过，B大队的人和你说的有错误，没有深井，只有神山。呵呵，他们搞错了，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深井这个名词的。”

我说：“神山？那还有一个深井喽？”

谢文说：“神山、深井，都是我们，叫法不同。明白了吗？”

我说：“哦，明白了。哎呀，我都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谢文说：“可以理解，估计你脑袋里最近知道的东西有点多。特别是见过B大队的人，恐怕对你的世界观有些冲击。”

我说：“那我该怎么做啊？”

谢文说：“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做，我只是负责看着你们，不要出乱子。”

我喘了口气，说：“那我们班上的人都是我这样的？”

谢文说：“哦，那倒不是，就你和周宇是一样的。其他人嘛，未来都是同类吧。”

我说：“同类？那怎么就我会变成这样的？”

谢文说：“你问题真多啊，没办法，只能告诉你。你嘛，本来和大家是一样的，后来你碰到一个女的，她让你进化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你，呵呵，你进化了，进化成新的人类物种。”

我说：“我进化了？我不是怪物吗？”

谢文说：“怪物？什么怪物？你是人类进化的一种方向的尝试，不用吃饭，不会受伤，能再生，还能改变形体适应不同环境，很棒吧。现在的人类躯体，又脆弱又麻烦，没法玩了。”

我说：“可是，周宇说会死的。”

谢文说：“这个对你来说还真说不准，因为你比周宇高级，应该不会像周宇一样出现衰竭，而不得不要依靠吃掉你获得生命。周宇没有吸引女性的魅力，你有，这是很大的不同之处。雌性的人类大多数会被你吸引，因为你是更优秀的人类，这都是生物的本能。所以，周宇是怪物，你是进化的人类。明白？”

我说：“不太明白。”

谢文说：“那随便你明不明白吧。”

我说：“所以周宇妒忌我？”

谢文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哦，没想到你和周宇是一山不容二虎，嗯嗯，两个都有所进化了的人类估计非要争个你死我活的。”

我想起来一件事，连忙说：“你不怕被人听到吗？”

谢文说：“听到？哈哈，别人以为我们在编科幻故事吧。你是怕C大队听到吧，忘了告诉你，你身体里那个C大队的爪子，早就被你消化了。就算没消化掉，我也早弄坏掉了。他们估计也发现了，不过正在内斗搞什么抓奸细的计划呢，还没有来得及给你弄新的。C大队、B大队、A大队，太嫩了，太嫩了，不值一提，不值一提。”说完谢文轻描淡写地笑了笑，根本不把我认为已经很厉害的刘队长、土大夫他们当一回事。

我说：“如果他们有新的办法呢？”

谢文说：“那会有指示传达给我的。”

我说：“我现在真的糊涂极了。”

谢文说：“会越来越糊涂的。”

谢文话音刚落，我的书包里刘队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我连忙掏出来，向谢文示意我该不该接。这个时候，什么我对土大夫、刘队长的承诺，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面前的谢文，才是我的救世主。

谢文说：“接吧，他们肯定还以为自己取得了重要进展了呢。”

我点点头，接了电话，只听刘队长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说：“深井出现了！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我来接你！”

二 楔而不舍的恶念

• •

我接着电话，看着谢文，难道刘队长发现了谢文是深井？谢文看我的眼神不对劲，笑了下，摊了摊手，也不说话。

我回答刘队长：“什么？在哪里啊？”

刘队长说：“就在你身边！”

我说：“什么？！我身边？”我忍不住又看了看谢文。谢文还是无所谓一样，把柠檬茶拿起来喝，表情也是无所谓似的。

我说：“不是，我不明白……”

刘队长打断了我的话，说：“不多说了，我到学校了就给你打电话。”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电话发了一会儿愣，对谢文说：“刘队长发现你了。”

谢文说：“是吗？”

我说：“刘队长说就在我身边。”

谢文说：“哦？那他很有一套嘛，都发现我是深井了。”

我有点着急地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他要来学校了，该怎么办啊？”

谢文说：“没什么办法。”

我越发地着急起来：“哎呀，急死我了！”

谢文哈哈笑了起来，说：“走吧，走吧。你别回去晚了。”说完起身就走。

我连忙也站起来跟着他，真不知道这个谢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道谢文认为刘队长说的根本就不是他？也很有这个可能性，像谢文这么厉害的人，可能早就有对策了。

我还是像跟屁虫一样跟着谢文，慢慢地向寝室走去，一路上再没有说什么话。他沉默不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话。说真的，到现在，我才发现，谢文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与在大庭广众之下完全不同。刚才谢文显得平和又亲切，一点都没有平时故作神秘的样子，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而一走到学校，脸上的表情神态，就恢复到平时那个故作清高神秘兮兮的状态了。谢文没有向我强调过一句绝对不要向别人说起他的身份，甚至都没有关心我是不是会告诉别人，但是我心里却认定了我绝对不能和别人说起谢文的身份以及刚才说的一切内容。这跟刘队长和土大夫恐吓似的方法完全不同，但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比拟的。也许，故作神秘和反复警告会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而坦诚和公开却让人觉得你和他是站在一起的。谢文和土大夫两个人的言行，真是天